



第二十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七集

道命錄 十卷

曲洧舊聞 十卷

字通 一卷

透簾細草 一卷

續摘竒算法 一卷

丁巨算法 一卷

緝古算經細草 三卷

目錄 第二十七集



一 知不足齋叢書

道
命
錄

盧氏芸林仙館重刊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



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
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
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
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心不

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送官
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
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

道命錄序

一

知不足齋叢書

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
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
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
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
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悖邪譏
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
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
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

明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實爲之而非倅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

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

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

趙忠定之去留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

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

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

道者可以知所任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

道命錄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

始疑終信則由一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

又有或出或入之義利交戰於中而卒之依違俯仰

以求媚於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

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

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尚書

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闡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於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序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注二程先生出處及蔡確執政未即

召用大略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注伊川先生辭受及

王彥霖朱公揆劉堯若論所以處先生本末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注伊川先生經筵輔導事迹及蘇翰林與先生

異論胡宗愈孔文仲攻先生退歸本末并辨劉元城語錄所載折柳事諸差誤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注先生去官大略

道命錄目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

注先生力辭西監職名董

敦逸論先生及紹聖二蘇公得罪本末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注紹聖黨人行遣及邢恕相傾與尹彥明

不應舉大略

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注元符黨人敘復及先生西監供職大略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注先生挂冠後

事迹及崇寧黨人行遣大略

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處

注出處大



略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主學禁大略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崇寧盡逐學徒大略

略

元祐黨籍碑注黨人敘復及先生卒葬事迹迄靖康解禁大略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注金人犯闕弛禁大略

卷第三

紹興裏贈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裏贈元祐諸賢大略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注先生諸孫避亂及裏錄黨人大略

道命錄目錄二知不足齋叢書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

崇寧二先生門人高第本末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注趙張二相同

心異意范元長薦公輔及復學禁大略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注黃次山告訐被斥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事大略

胡文定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

傾趙張二相相引相失及周祕陳公輔石公揆論胡公本末

尹和靜以久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靜出處大略及范元長魏公引

薦和靜
本末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注秦檜傾呂趙及和靜本末

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詆毀伊川及復主

學禁
本末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并攻正蒙書聖傳論及

編撰人
姓名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彗星出

赦書黜專門之
學及曹筠本末

道命錄目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胡明仲

胡季臯得
罪大略

張震乞申飭天下學校禁頤門之學注孫仲巖蔡宙曹紱

乞祭詭
僻之書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注秦檜尚荆舒及解禁大略○

魏元履請追爵二程
罷王安石祀典事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魏公終信道學及紹興以來湖南福

建學者傳授晦庵先生中年出
處至因按吏忤王丞相本末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注鄭丙及陳賈起道學之禍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造朝大略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職任大略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誣封事注胡晉臣劾罷林栗大略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詹元善沈應先勸周雷二丞相引

知名之士及劉公論事進退本末先生與詹元度書罷諸書鐫梓事附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處及

道命錄目錄
四知不足齋叢書

造朝大略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真去偽注雷周二

丞相相異至光宗遜位本末與何澹申心喪及還朝大略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末兩除經筵

及論事忤韓侂胄去國本末

劉德秀論雷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注韓侂胄

趙彥逾惡雷周二丞相本末及德秀起偽學之禍

胡紘論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豈可容竝進注張茂獻

李元德楊敬仲呂子約及楊充父等六士袁和叔等三舉官至汪季路得罪大略楊大法

鄧千里等論建至趙丞相貶京鑑何澹
盡除善類及劉德秀等不肯奉行禁言舊事
御筆與黃元章異同事迹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胡紘與繼祖誣先生
事迹及董銖之論○蔡

元定本
未附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注先生獲
罪後事及

答祝汝玉謝
絕生徒書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注揚

道命錄目錄

五知不足齋叢書

寅建請及僞學不舉改官
錢文子赴部注闕本末

劉三傑論僞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注三
傑得

進大
略

姚愈論姦僞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注徐子
宜劉德

修游子正沈正卿事迹及張奎
張伯瑛孟必先論諸人本末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注黃子由費戒
父等救解黨籍

本
末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注丁逢論調停張
奎論劉德脩學記

及泰然上書行遣施康年
覺察周丞相降官本末

偽學逆黨籍

注柴中行程
允夫事迹

言者乞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注
胄厥

言舊事及論
皇極非大中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禁約

注
晦

庵先生挂冠
至卒葬事迹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乞禁止

注京
鐘等

死後侂胄漸
弛學禁本末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注韓侂胄被誅大
略蔡元定贈官誥

道命錄目錄

六知不足齋叢書

附詞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

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注胡文定魏元履李文
簡趙衛公論從祀及劉

晦伯請立語孟集
注於學官本末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注衛清夫
請謚大略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

注丘壽雋
請謚大略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諡議

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諡奏

注太常寺勘當乞特降指揮因依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

注禮部勘當乞特降

指揮因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

注高常博乞依唐寶應本朝治平故事集官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道命錄目錄

七知不足齋叢書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諡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諡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諡議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諡狀

注陳常博胡侍郎擬諡未定。

國史及熊氏性理羣書所載附

卷第十

嘉定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注伊川曾孫觀之元孫源授官

奉祀本末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侍郎在人

對請加封曾子毀揚雄之像以二程張子從祀大略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

續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道命錄目錄

入知不足齋叢書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又注行臺看詳及中書定議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詔

道命錄目錄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伏望 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道命錄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

元豐八年

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 哲宗卽位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

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於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旣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卽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

道命錄卷一

二知不足齋叢書

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慎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

國子監教授填見闕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震行

伊川先生旣有西監之命再辭奉 旨令乘遞馬赴

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

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

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揆言

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眞儒揆其賢陳搏种放未必

能過若其道則搏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

緝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
旨授先生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
命禮合見君 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
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揆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
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溫公拜左僕
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皇后面諭
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
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故不就

道命錄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
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授於上
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
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
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褻貶
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百步
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
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愴巧
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
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
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
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
撼 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 上德不有嗜好
而常啟以無近女色 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

道命錄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
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 陛
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 聖
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 陛
下亦必龜勉爲之應答又如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
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
候問 聖體潛踰過甚竝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
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

躡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川訓以易義進兩邪台蹤
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
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
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台符
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
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
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
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
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

道命錄卷一

五知不足齋叢書

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闕今聞
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
子也臣荅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
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
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
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
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
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
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亂羣臣使

之相爭鬪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

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

道命錄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講卽上言

王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

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

又上

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

後楹垂簾

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閒有當奏稟便得上

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

官專職一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

前說且言又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需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之秘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

道合錄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勵精而

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太皇太后點用
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揆卽奏學士院考試不識
大體謂 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
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
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
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
宗故事評議者蓋 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
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廷和殿或他寬
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

道命錄卷一

入知不足齋叢書

修迺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
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
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
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
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
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
中侍御史爲 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
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
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

彥霖公揆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旣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

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

道命錄卷一

九知不足齋叢書

失當繼知懷州先生卽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憊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

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
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議罷未幾上忽起
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
枝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忙浚先生以
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一再具辭免繼即以書熟
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
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
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卽劉公之學自不
妄語一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一之乎抑劉公

道命錄卷一

子知不足齋叢書

於所惡而辟焉不一審也此書久行一先生

所作年譜亦誤以爲一然而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

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幼疏有云騰口閒亂以快一

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宗錄中有文

全章乃無此語考張一聖初章疏則謂五鬼

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魴及先生謂受命

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一康議劾

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

譜或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 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 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 聖旨不

道命錄卷一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賦畀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 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道命錄卷一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

且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
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
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
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
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詬毀蓋處士
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
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
故其實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
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
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
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 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
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
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老在外
無憾矣取進止

道命錄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愨八
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

靖 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 祕閣權判西京國子
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
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
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 宣仁崩
哲宗親政再伸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 年三
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
子蘇文忠自中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
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
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道命錄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

中

十一月

日中書省言契

符放歸田里人程頤原

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
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

自依

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一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
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爲姦謀
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
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卽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赦先生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日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一

五知不足齋叢書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 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 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

道命錄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卽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竝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閒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下汝州出榜重賣按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 哲宗於經筵今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

道命錄卷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成其節沉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賣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

元符三年
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譴之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
旨授先生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
命禮合見君 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
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揆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
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溫公拜左僕
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皇后面諭
將以爲宗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
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
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
郎充宗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
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扶於上
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
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
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
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而先生始不安矣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圍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升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

道命錄卷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勉勉爲之應荅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竝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

踵終兆水正

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

卒致甘露之

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

跨匹馬奔馳

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

暗籍重輕之產

人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

節是以人皆憚懼

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

屏人促席或以氣

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

當排擊此人而臺

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

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

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

道命錄卷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

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

字也臣荅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

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旣不

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

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

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

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

以壽

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亂羣臣使

之相爭鬪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竊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一明伏望論正頤罪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

聖旨和頤差權同管勾兩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

延之命聞故事暑熱罷

道命錄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講卽上言 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

過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

又上 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迺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

後楹垂簾

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閒有當奏稟便得上

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

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

聖旨依

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遂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百政之

道命錄卷二

七知不

取書

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道命錄卷二

八知不足齋叢書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嵩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械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道命錄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克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道命錄卷二

子知不足齋叢書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

許堯輔

楊胙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盟

侯顯道

周遵道

林麴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劄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道命錄卷二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向糾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勳

王紘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道命錄卷二

士知不足齋叢書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

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於文德殿

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

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

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

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

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以詩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十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遺著以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惟張繹尹焯范域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

道命錄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
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
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沒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
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
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
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配豐復祖宗之舊伊
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
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道命錄卷二

古知不足齋叢書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
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狀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閒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

道命錄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

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

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
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
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
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
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
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
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

道命錄卷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
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卽未曾陳乞今有堂
弟暘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
補堂弟暘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卽無與補
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子粘連在前合
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暘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
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

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褒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握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

道命錄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

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紹興六年上

自慶歷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於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揆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

道命錄卷三

四知不足齋叢書

木秀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祕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祕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

政殿講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學
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
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
判興化知子聳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祕書郎蕭
振德起子喻樗子才高閑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
河陷沒而物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
翰之言一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
以爲詞一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道命錄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
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
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
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
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
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
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
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
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

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
伊川學相率而從之具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
然胥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
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
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
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
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
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
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

道命錄卷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
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 聖慈特加睿斷
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
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
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
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
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
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
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 陛下畱神

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

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於外而忠簡
秉政於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於
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警故也公輔入對首論王
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有違
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鏐
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畱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

道命錄卷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鏐之逐
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
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
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
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
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
職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
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
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祕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

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舜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舜素無士行躐躐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舜猶敢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

道命錄卷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於凡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舜

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舜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

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

黃次山欲鏤版權侍郎董舜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

己見求對次山聞卽申御史臺謂舜沮格詔令祕遂

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

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舜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

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 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荅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

道命錄卷三

九知不足齋叢書

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揚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擠排則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

雜說刊版作帙徧遣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
伊川近聞處廉犯八已賊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
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
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
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
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
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
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

紹興七年

道命錄卷三

十知不足齋叢書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
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宋內翰等皆憚之不敢
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枕章論此議者以爲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
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
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
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
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

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
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
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
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
所以積其誠意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
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
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
寧閒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
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

道命錄卷三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
淬礪而其閒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
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僞河洛之學幾
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樛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
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

信之而稱歎者故榜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樛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褻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與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旣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肖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千

道命錄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八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道命錄卷三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題雖未及著述而明弟子質疑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竝行於世而傳

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
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
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 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
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
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竝相秦欲傾呂
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

道命錄卷三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於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於朝廷首召胡
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
其方過平江太常庶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
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
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
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
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
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
繼免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

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
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
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
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
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
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
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於上前二公所
操浸異趙公改修 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
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

道命錄卷三

十五知不足齋叢書

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爲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
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
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
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旣去
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
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
公旣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
旣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

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
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
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
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
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
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
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 聖聰焞雖甚愚

道命錄卷三

十六到不足爲鼓書

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
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放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

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紹興七年
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
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
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
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
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圍城不果召金陷河南先生妻

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潛
立命偽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問道
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
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竝相五月
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
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
議有 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贍
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

道命錄卷三

十七知不足齋叢書

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 旨授
右宣敎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
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
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
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
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
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畱
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
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

養有大過入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
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
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旬免 上賜金烏命趙公
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
受命既對又辭於 上前 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
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
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第三

道命錄卷三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辭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

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下平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悃懃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于天聽惟陛下赦

道命錄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

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而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旣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 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道命錄卷四

二知不足齋叢書

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

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

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婿程暉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暉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司

道命錄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土之好惡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鑠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應 聖化豈不躋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弱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

道命錄卷四

四知不足齋叢書

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知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

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
諡伊川在元祐閒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爲云
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
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
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竝刊石經使多士知
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 聖上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

道命錄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舉旣命有司羣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
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
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
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
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 陛下陳之
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閎之徒從而和之乃有
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
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
高閎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

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
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內
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
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
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
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
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
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

道命錄卷四

六知不足齋叢書

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
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
呈 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 哲廟之初任經筵
奏曰 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
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
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
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眞賢實能而近

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八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 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爲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能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由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略無顧避襄比當秋

闡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
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
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
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
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二分而在位者
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
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
卽上此奏迴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

道命錄卷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忠簡
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
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鼈力主
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鼈亦坐免襄
字季臯仲鼈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鼈則首論禁詭
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
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
廢終身

張震乞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旣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鼐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

道命錄卷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閒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鑿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諤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

道命錄卷四

十知不足齋叢書

聖旨依

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旣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

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密之元履
曰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
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四

道命錄卷四

十一
知不足齋叢書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敎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

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
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
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旣閱然有畏天
恤民之誠而 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

道命錄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
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
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

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
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
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
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
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籍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
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 恩命臣實不敢祇受



欲望

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
水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
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
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旣居衡
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
承務郎宏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
文殿修撰張斌敬夫敬夫卽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
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劔浦羅

道命錄卷五

二知不足齋叢書

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
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冲祕書省正
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
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卽
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
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
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
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
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請

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卽位改元
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
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從就職又以
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
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太學錄魏掞之元
履以論會覲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
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
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
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道命錄卷五

二知不足齋叢書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
梁鄭公爲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
先生得除祕書郎 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
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
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
南康軍四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
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
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 上大怒命先生分析
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

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
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
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
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
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
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詔易江東免
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
禍 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
道命錄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
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
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
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
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
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辨孔子之
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

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

道命錄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其短丁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心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說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明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故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

在庶幾多士靡然尚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 淳熙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栢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

道命錄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道學之目以改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荅東萊呂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敘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邊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會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廝捱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

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
造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
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
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
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可敢傲然以
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
欲兩全公私不使父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
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
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道命錄卷第五

